

谋新篇 布新局

四川发出文旅强省“总动员令”

本报驻四川记者 王雪娟 付远书

4月29日,四川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成都主会场近千人、全省各地分会场2.8万人参会。大会围绕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战略目标,首次统筹研究谋划、系统部署推进文化和旅游工作。

未来5年,在巴蜀文化影响力、四川旅游吸引力、文化旅游供给力、文旅产业竞争力“四力”驱动下,四川文旅发展将如即将到来的夏天般“万木葱茏、鸟语蝉鸣”。

绘制蓝图,布局未来

这是一次激励表彰会,也是一次政策宣示会,更是站在新的起点上四川落实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战略目标的总动员。

“大势所趋、优势独特、大有可为。”会上,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用这三组关键词概括了四川文化和旅游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并擘画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四川推动文化大繁荣、旅游大发展的总蓝图。

根据当天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四川文化旅游发展将建设“一核五带”的总体布局。其中,“一核”是建设成都文化旅游经济核心区,“五带”分别是建设大熊猫文化、古蜀文明等为主要特征的环成都文化旅游经济带,长江文化、民俗文化等为主要特征的川南文化旅游经济带,巴文化、蜀道文化等为主要特征的川东北文化旅游经济带,彝文化、“三线”文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攀西文化旅游经济带和藏羌民族文化、长征文化等为主要特征的川西北文化旅游经济带。

此外,围绕总体布局,四川还将

着力培育建设三星堆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示范区、长征主题国家文化公园、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中国(四川)大熊猫文化旅游周、“十大”知名文旅精品等“一区一廊一廊一周十大”枢纽项目,推动四川文化和旅游尽快形成标志性品牌。

“大会对四川今后5年文旅发展的目标、布局以及重点工程、融合创新、枢纽项目、主体培育等都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同时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文旅的有效机制和政策保障。”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戴允康表示,这次会议对推动四川文旅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资源丰富,信心十足

这是一次凝聚信心的大会,也是四川文化和旅游资源全面分析梳理的分享会。

会上,四川商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商务助理、高级导游员卫美佑在本子上飞速记录着,旁边就摆着她刚刚拿到的“金熊猫”奖先进个人荣誉证书。“要正确处理文化和旅游的关系,走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做到文以旅传,旅以文兴。”卫美佑特地在本子上给这句话标记了一个着重符号。

信心是动力的来源,四川之所以底气十足,是因为拥有庞大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国家级森林公园3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1个,国家地质公园16个,国家湿地公园2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座,国家A级旅游景区565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处,三星堆、金沙、蜀道等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9处,全省文保单位、不可移动文物数

量居全国前三位。

如果说,资源是大自然赋予四川的“金山银山”,而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文旅融合的高度重视和高起点科学谋划,则为四川文旅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基础:四川建成了全国最全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率先在全省博物馆、图书馆全系统推行错时延时措施方便游客,推动免费观展;连续数年深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旅游投融资“双千亿”工程,推动旅游与交通、文化、农业、健康等融合发展专项计划,建成一大批覆盖主要旅游线路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使景区的可进入性、舒适性大大提高。

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四川旅游总收入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500亿元,同比增长16.1%。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正成为四川跨越发展的有力支柱和信心来源。

厘清目标,落实责任

这是一次厘清目标的奋进会,也是一次责任落实会。

会上,四川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经过5年努力,把四川建设成为文旅深度融合的文化高地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走出四川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具体指标可以概括为“三个翻番”“四个倍增”“三个突破”,即旅游总收入超过2万亿元、接待入境游客达到70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实现30亿美元,分别比2018年翻一番;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达到100个、生态旅游示范区达到100个、A级旅游景区达到1000个、上市挂牌企业达到50家,分别比2018年增

长一倍左右;总资产和总收入“双百亿”企业达到5家、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达到30家、培育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文旅会展和活动品牌。

四川发展文旅要走全域发展之路,全省“一盘子”布局,各地“车马炮”落子。“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不只是宣传和文旅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省上下齐心协力一起来干。”彭清华亲自部署,要求各地将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来抓,让党政“一把手”牵头谋划部署,将项目推进和工作安排落实到省级部门和各市(州)、县(市、区),确保各项工作有项目、有人抓、可落地、见成效。

四川吹响文旅融合发展集结号的同时,市场也有所行动。4月29日,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与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德昌县人民政府、金堂县人民政府及成都淮州新城管委会举行战略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各方将在多个领域强强联手。

会议的召开令四川文旅人振奋,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建言献策。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党委书记陈建刚提出,要在“博物馆小镇”发展“美学+民俗+社交+餐饮”的体验式生活服务;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党委书记曾国祥表示,要以红色文化为抓手,打开旅游局面……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抓好落实。”戴允康表示,接下来,四川全省文旅系统将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为推动四川文旅强省作出贡献。据他透露,四川还将建立“旅游名县联盟”“文旅特色小镇联盟”等一系列联盟作为标杆,引领带动四川文化旅游发展前行。

文博机构开夜场 为城市夜景增添文化范儿

章恒

前不久,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推出夜场计划,将每周三的开放时间延长至21时,观众在美术馆不仅能看展览、听讲座,还可以欣赏脱口秀。这个小小的改变引发了公众热议。

在公众的印象中,大多数美术馆开馆时间为朝九晚五,周一闭馆,这使得很多上班族参观美术馆的时间很受限。而夜场的推出,让他们在一天忙碌过后,还可以到美术馆去充电、休息,别有一番滋味。夜间开放,既能让大众感受到与白天不一样的美术馆,也为城市夜景增添了文化范儿。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博物馆、美术馆相继开设夜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闲暇之时去逛一逛,放松的同时充实自己。今年元宵节期间,故宫博物院首次举办“紫禁城上元之夜”夜场活动,广受好评;4月中旬至5月上旬,敦煌莫高窟也推出“夜游莫高窟”系列活动,为市民提供独特的夜间参观体验……

在国外,不少博物馆、美术馆选择延长开放时间。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周五、周六将

开放时间延长至20时30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每周三和周五开放时间延长至21时45分;荷兰梵高艺术馆每周五的开放时间延长至22时……

国外的经验不能一味照搬,但也不妨加以借鉴。国内博物馆、美术馆夜场要不要开、怎么开,还需视自身的能力及参观者的实际需求而定。

博物馆、美术馆夜场活动缘何如此受欢迎?以博物馆为例,夜间的博物馆有着不同于白天的视觉感受,在夜景灯配合下营造出独特的氛围,极具吸引力。此外,徜徉于夜间博物馆的观众也较少,相对清静。

开设夜场虽然会增加管理成本,但对博物馆、美术馆本身发展大有裨益。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适时开设夜场,不仅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市民的夜生活,也可以增加自身收入,甚至可能成为文旅融合的新亮点。

不难看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夜场的实践背后,是对如何拓展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效能的用心思考。期待更多具备条件的文博单位加入进来,共同为城市夜景增添文化范儿。

栏目投稿邮箱: zqwhbnews@163.com

“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辽宁

本报讯 辽宁省第八届全民读书节暨“书香中国万里行·辽宁站”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沈阳举行。

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福海在启动仪式上表示,阅读既是一个民族精神发育和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辽宁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连续7年组织开展全民读书节。借助“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的品牌效应,发挥全民读书节的固有优势,在全省上下掀起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热潮。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理事长万国仓现场宣读了《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宣言》。本次“书香中国万里行·辽宁站”活动是“书香中国万里行”开启以来的第20站,也是今年的首站。此次走进辽宁,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将全方位、多角度报道辽宁省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

辽宁省第八届全民读书节围绕“学习强国 阅读兴辽”主题,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书香校园”、新媒体、公共图书馆等推广平台,开展共计45项阅读活动。(鲁文恭)

全国曲艺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在浙江义乌举行

本报讯 (记者程佳)5月7日至11日,第三届“中国浙江·全国曲艺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暨“中国浙江(义乌)·全国曲艺小书(鼓书琴书)传承发展论坛及观摩交流展演”在浙江义乌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2个省区市的30多位专家学者、50多家非遗保护单位和27个曲种的180多位传承人,携40多个优秀节目参加本次活动。

本次交流展演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曲艺(保护)研究室、中国说唱文艺学会、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联合主办,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和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承办,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协办。活动期间,老中青三代鼓书、琴书艺术家将集中进行“名家示范”“传承中坚”“新秀展示”及“浙江本土”等6个专场交流演出。此外,“中国浙江(义乌)·全国曲艺小书(鼓书琴书)传承发展论坛”将于5月10日举办,届时,相关专家学者、曲艺保护工作者和曲艺传承人将分别研讨和交流曲艺小书(鼓书琴书)的艺术传承和创新发展。

陕西公布2018年度重点示范镇建设和文化旅游名镇(街区)建设考核排名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日前,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报,公布了全省2018年度35个重点示范镇建设考核排名和2018年度31个文化旅游名镇(街区)建设考核排名,对排名靠前的小镇予以奖励,并对两份排名中居后三位的小镇予以淘汰。

2018年,陕西省小城镇建设稳步推进,产镇融合提质增效,人文特色彰显,生态环境改善明显,带动作用凸显。通报显示,宁强县青木川镇、山阳县漫川关镇、延川县文安驿镇、绥德县名州镇、丹凤县棣花镇、石泉县城关镇、印台区陈炉镇、武功县武功镇、岐山县凤鸣镇、旬阳县蜀河镇10个镇被评为“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的原因。安学斌说。

镇、眉县汤峪镇、黄陵县店头镇、延川县永坪镇、凤翔县柳林镇、长武县亭口镇、扶风县法门镇等10个镇为2018年度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先进镇,每个镇奖励100万元。

与此同时,根据“两镇”淘汰递补制度,对南郑区青树镇、白水林皋镇、麟游县九成宫镇3个文化旅游名镇(街区)、鄂城区草堂镇、商州区沙河子镇、高陵区泾渭街办3个重点示范镇予以淘汰。遴选平利县长安镇、宝塔区南泥湾镇、华州区高塘镇3个镇递补为省级文化旅游名镇(街区);神木市大保当镇、泾河新城崇文镇、陈仓区周原镇3个镇递补为省级重点示范镇。6个递补镇从2019年起享受省级重点示范镇、省级文化旅游名镇专项资金和用地指标等政策支持。



红旗村的故事:从一碗酱汤米饭讲起

(上接第一版)

沿着东北亚丝绸之路安图段,有一条明月镇至长白山的旅游公路,从最初的土路到油渣路再到柏油路,这条公路一度是去往长白山旅游的唯一道路,而距离红旗村老村不远的地方就是明长公路的中间节点,这个地理位置将为红旗村带来的是发展朝鲜族民俗旅游的巨大契机。然而,整村搬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与村干部商谈到召开党员、共青团员、妇女为主要对象的3次动员大会,再到组织村里骨干力量30余人到外地考察学习,村民建设新村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最终,红旗村上下做出了搬迁的决定。在安图县政府、万宝镇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红旗村开启了“滚雪球式”的搬迁工程。政府每年出资6万元帮助村民进行搬迁,1988年春,首批20户村民进行搬迁,每户分得3000元,新房建成后,每年每户向政府返还1000元,3年还清,返还的资金则用于下一批次的村民搬迁。

到1991年底,共80户村民完成搬迁,没有一户拖欠来自政府的“无息贷款”,政府随后利用回流的资金帮助剩余18户特困户完成搬迁,红旗村98户村民至此全部搬迁至新址。此外,在国家和吉林省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红旗村还建设了配套旅游设施,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在金镇国的指导下,安图县城乡建设与环保委员会设计院为红旗村进行搬迁设计时,就以建设朝鲜族民俗旅游村为前提,不仅每户都预留了室内卫生间,还专门在明长公路一侧建设了3座朝鲜族特色明显的民居,其中1座专门经营朝鲜族特色餐饮。“我还特意给这个饭店取了个名字——天池饭店。”金镇国说,“搬迁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周都要去村里看看,红旗村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也是我一直牵挂的地方。”

1991年的整体规划改造工程是红旗村从众多朝鲜族村落中脱颖而出另一个契机。”安学斌告诉记者,“吸收了朝鲜和韩国家居的特

点,红旗村对现有民居进行改造,形成独具中国朝鲜族特色的民居样式,飞檐斗拱、黑瓦白墙、整齐划一的民居还曾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优秀民族建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红旗村的民俗旅游业迎来全盛时代,村民明显感受到生活发生的变化。“游客多的时候村委会前的大院子里全都停满了车,不光是咱们国家的人,从哪儿来的都有,村子里可热闹了。”郑京淑大妈回忆起村子里旅游业刚开始火爆的那几年,显得有些激动。经营民宿和餐厅,贩卖野菜和特产,村民开始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1995年,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为红旗村题名“红旗朝鲜族民俗村”,随着旅游服务功能的日益完善,红旗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红旗村不仅在发展民俗旅游业方面先人一步,在探索专业化、产业化经营方面也敢为人先。通过与其他旅游企业合作,红旗村的民俗工艺

品经营、民俗歌舞表演、民宿参观住宿等项目相继得到开发,从村民自发组织起步逐渐走上正规化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

民俗旅游业的发展为红旗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开拓了新的路径。红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2户,贫困人口51人,目前已脱贫13户27人,其中有5户都是依托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了脱贫。69岁的朝鲜族老人李云铨夫妇因病致贫,自2017年底,李云铨加入村里的统一民宿经营队伍,接待游客住宿,村里还为他专门设置了公益性岗位——在旅游旺季为村子做保洁工作,助其实现脱贫。79岁的金永景家也是如此,加入村里的民宿经营后,家庭年收入达到上万元,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红旗村是中国朝鲜族迁徙、垦殖、抗争苦难命运的缩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缩影,这或许就是红旗村被誉为‘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的原因。”安学斌说。